

小友达来访,赠我一只新老式咖啡壶,是他刚从网上购得的,价人民币89元,不贵。

何谓新老式咖啡壶?就是壶盖上有个小空心玻璃球,咖啡煮沸了会在球内扑腾,怀旧族未能忘情的那种老式咖啡壶,经过改进,壶身放大,外观精美,看上去新式,实质上仍然是老式也。

我85岁生日时,女儿送我一台最新式的全自动咖啡机,就是《杜拉拉升职记》里杜拉拉经常在办公室使用的那种,碾磨、压粉、装粉、冲泡一次完成,只要按一下电钮,一杯热腾腾的咖啡就送到手里了。开头也着实喜欢过一阵,但慢慢地就嫌它体量太大,清洗不易,更要命的是,一按即得,反而失去了原先那种自己动手磨咖啡的情调乐趣。新式机器的优点在老年人那里竟然变成了缺点!这大概就是“代沟”的一种表现吧,实在太辜负女儿的一片孝心了。

我和咖啡已有80多年的姻缘。我父亲是美国留学生,在美国时养成了

喝咖啡的习惯,他回国时据说什么也没带,只带回满满一皮箱各种品牌的咖啡豆。那时还没有电动磨豆机(至少我家里没有),豆是由老保姆抓一把放在一只特制的小铁斗里用小木杵捣碎研磨成粉末的。幼小的我在一旁看得手痒,抢着要做,保姆就让我也来两下子,慢慢地,磨咖啡豆的任务一大半就由我完成了,而磨好的咖啡粉就是放在文章开头所说的那种老式咖啡壶里煮的,我至今犹能回忆父亲边下围棋边喝咖啡,我趁他全神贯注下棋从他杯里抿上一口就赶紧跑开的情景。年龄稍大一点,我就担当起为家中来客煮咖啡的任务,煮好以后当然也不少了自己的一份。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我喝咖啡的“萌芽时期”。

大学毕业后进美国影片公司的那几年,是我喝咖啡的“鼎盛时期”,我几乎每天下午都在南京西路沙利文咖啡店店里交友,谈工作,写电影文章。那时来沙利文和我一起喝咖啡次数最多的是冯亦代和姚苏冯。冯先生绅士气度,每次都坚持自己付账,姚先生总是打完网球匆匆赶来喝上一杯,外加一块蛋糕什么的,吃完抹抹嘴用浓重的苏州口音说声谢谢就走了。我也从不在意,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太有意思了。除了在咖啡店喝咖啡,在家里也同样喝得起劲,最多的时候一天要喝四五

去年,在日中国人数自1977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减少了12285人。不用说,当然与3·11地震和福岛核电站有关。

一年过去了,那天的情景还清晰如昨。当时我正在接一个读者的电话,她说她儿子大学三年级却把自己关在房间很长一段时间不去上学了,她诉说得十分悲戚。感觉到地震时,我以为与平时地震一样属于“狼来了”的范畴,所以她继续诉说我继续嗯啊,但是晃了很久都不停,并且越晃越厉害,她不说话了,喊了声“地震”,我说现在先挂了电话以后再说好吧,然后跟着同事,从楼梯下去。站在街上仰望大楼摇晃,等晃停了,我们上楼,见一个书架彻底倒了。但以为可以继续办公,那时我电脑的MSN安然闪亮,我给国内亲戚打出“地震,不过没事”。

惊魂未定中,余震又来了,于是我们下楼。如此反复数次。我也曾抱着一线希望往地铁站走,最终发现徒然。在确认大家都平安后,我气定神闲地吃了刀削面,喝了咖啡,回报社开电脑。我记得夜里11点还写了报道上传到报纸网站,并在信箱里看到多

杯,但是和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一天喝40杯特制的浓咖啡比起来,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那时的咖啡不若今天袋装而是听装,我常喝的有绿听S·W和红听希尔斯兄弟两种,而煮咖啡的壶依然是父亲遗留下来的那只老式咖啡壶。上世纪六十年代是我喝咖啡的“痛苦时期”,那时进口咖啡早已绝迹,国产CoPoC咖啡也时有时无,到后来买CoPoC咖啡竟然不是为了咖啡,而是为了附送的两斤糖票,买了白糖好给孩子补身体!那时流行一种纸包的鹅牌咖啡,四四方方一小块,外面裹一层薄

的,我觉得,人奋斗一生,最后需要的就这么简单,一个温暖的屋顶下一张热气腾腾的饭桌,一个温暖的被窝里有一个可以说说知心话的老伴。最后他都得到了,所以他格外地感恩。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就像一盏油灯,已经耗尽了它最后的灯油。有一天他让邵氏搀着,去蜀山上看一处坟地,那蜀山郁郁葱葱,山坡上坟莹点点,触目皆是陶工与壶工们最后的安息之地。走到朝南向阳之坡地,俞国良驻足停留,环顾四周,但见暮云春树,苍苍茫茫。他颤颤巍巍地用拐杖在地上画了一个圈,说:“此处甚好!”

一个月后,俞国良长眠于此。在最后留给家人的一份清单上,俞国良一笔不苟抄录了他留存于世的60件壶艺作品。那是他全部智慧与才情的见证。中国近代紫砂史应该感谢这位只活了65岁的紫砂巨匠,他把自己毕生的心血,全部融入了那一把把带有生命温度的紫砂壶里。

在那里白相、温功课、吹牛、吃零食。捱到夜色近了,大家迅速解散各回各家。三年级放暑假之前,司令家的一门亲戚从云南回上海,他的一个非常喜欢哭的“碰哭精”堂妹转学到我们一个班级,“碰哭精”,顾名思义,就是那种动不动就流泪的女孩子,司令当然要整天拖着“碰哭精”。那天玩的时候,司令少给了她零食,不知为什么,她哭了,不知为什么,她就大哭着跑了出去,很快就带领敌人冲了进来,我们全军覆没。

开学不久,我参加了少年宫合唱团。有意思的是,“碰哭精”居然和我同被选为男女生领唱。她其实是个很内向的女孩,聪颖,善舞有天赋,在合唱

在鹅卵石上跳舞

(日本)杜海玲

年不联系的国内同学旧友发来的问候。那夜余震不断,想想还是蛮有余悸的。当时只等着地铁通车。凌晨4点多,东西线通了,我在清晨6点到家,家中书架上的书也掉出来不少,看上去有点狼藉感。

当时我们只知道地震级数比较大,伤亡人数会比以前多。但并不知道,海啸和之后的核泄漏,将给日本带来黑云弥漫的世界末日感。

我的朋友陈骏说,如果真的世界末日来了,希望是日本这个样子。他是指,那样有条不紊、那样有秩序。

在《乱世佳人》电影里,有一个镜头,是男主角带着女主角乘马车逃离,说,现在还有秩序,一会儿没有秩序了就更完了。而日本,仿佛会将秩序延伸到世界的尽头。这样一个地方,在我眼里,就始终有希望。

示一周,然后郑重其事地宣布,因为货源有限,每人只许喝一小杯,只有汶弟(她叫我汶弟)例外,可以喝一大杯。她深知我嗜咖啡如命,才破例赐我一大杯,但由此也可见速溶咖啡在当年是何等珍贵稀罕之物。表姐今年103岁了,每天犹一如既往地喝咖啡看晚报,过着安定舒适的生活,她如果看到这篇小文,一定会开颜大笑,感慨万千的。

我喝咖啡喜欢加糖和奶(三花淡奶),认为惟有这样才能使咖啡的色香味臻于极致。对于酷爱“清咖”的朋友,我是抱着敬畏之心,敢恭维而不敢仿效的。我生平只薄薄的一层糖粉,味道苦苦的,我总疑心那不是真正的咖啡,而是炒焦的大麦粒。此外,四川北路德大饭店还把煮过的咖啡渣晒干出售,八毛钱一斤,居然还要排队买,我也去排过两次队。

七十年代形势稍有松动,亲戚从香港给我们寄来一袋雀巢速溶咖啡,外加两斤太古白砂糖。速溶咖啡是1960年在日本发明的,当时在内地尚鲜为人知。乍饮之下,只觉得奇香扑鼻,通体舒泰,有一种两腋生风,飘飘欲仙的感觉。速溶咖啡在今天已无人稀罕,穷乡僻壤都有它的踪影,但在当时它确实解过我的馋,救过我的命。记得有一次我和张芝等几个人到表姐(表姐夫是赵四小姐的哥哥)家去玩,表姐正好也收到国外寄来的一瓶速溶咖啡,她满面春风地把咖啡在众人面前展

团里的那段时日,也不再像以往那样动不动就哭鼻子了。带我们班的副班主任方老师,兼任音乐老师,有一次在课堂上她说了一句:“如果我是毛主席,就天天让你们这些孩子吃鱼吃肉……”这句话很快传到了驻校工宣队,当然成了她屡屡被押到大礼堂挨批斗的一大罪状。全班其他小朋友都“证明”方老师确实说了那句话,只有“碰哭精”和我两个人对工宣队说没听见;“碰哭精”还补了一句:“就是方老师说说了也没说错,我从云南来上海,方老师对我就像妈妈一样。”在“学黄帅”、“不做5分加听话的小绵羊”、“反师道尊严”的那个年代,两个孩子的纯真和质朴,显然也是大逆不道。“碰哭精”被记了大过,我



咖啡情缘

朱曾汶

俞国良的另一件作品“九果壶”,则体现出他模拟大自然生物百态的功力与才情。九果,顾名思义,就是自然界的九种果品,分别是乌菱、白果、瓜子、花生、白藕、莲心、蘑菇、蚕豆、核桃。清末瞿应绍曾经做过此壶,难度非常之大。俞国良做这把壶,内心还有着草根艺人对生活的感恩,这些寻常的果品,有着草根生活的暖意,在上苍赐予老百姓的吉祥物。九,作为数字,在中国民间,既是最大,又最吉祥,它暗合着“久”,甚合于百姓祈福纳祥的心态。俞国良在这里显

传炉真经(下)

读壶记之二十一

徐风

示了他卓越的仿生制作能力,仅仅用“乱真”二字来表达是不够的,那些果品,仿佛有感应,有呼吸。你捧着这把壶,心就觉得满满,生活纵然清苦,可念想还是蛮多,造物主一点也不想亏待我们。就像壶里的酽茶,初入口有点苦;一会儿回甘,满嘴都生津,一直甜到心口。

俞国良还有一件值得称道的代表作品“梅花圆盘壶”。此壶构思巧妙,为六瓣梅花形状,壶体的线面交待非常清楚,细部刻画周到而传神。整个壶型,确有一种冰清玉洁的韵味。这件作品获得了“江苏全省物品展览会特等奖”,这是一项非常高的荣誉,旧时评奖,少而难得,简直是百年一遇。俞国良很看重这个奖,特镌长形楷书章,以表纪念。这一年是民国25年,俞国良已经63岁。

俞国良并不像一般的紫砂艺人那样,一生都呆在自己的作坊里。他的前半生行踪漂泊不定,即便是忠实的壶迷,也是只见其壶,不见其人。一直到他晚年,才在蜀山脚下的木石村定居下来。之前他有否婚姻?现存资料皆语焉不详。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60岁的时候还是孤身一人,这时的俞国良对生活的要求已经非常低,贫与病,从来是一对孪生兄弟。他身体多病,需要一个女人来照顾。于是在朋友的撮合下,他与一位邵氏之寡妇结为夫妻。那邵氏寡妇膝下尚有一儿一女,儿名邵陆大,小女名叫宝琴,皆聪明懂事,俞国良视如己出,非常疼爱。他决心把自己毕



地震后每次回香港探望母亲,我的舅舅都要对我说同样的话:你们快点回香港算了,还是香港好,东西又好吃。我告诉你,日本太危险,就像在鹅卵石上修房子,非常之不稳定……

最近,又有七级地震预言让人担忧。这时候我总是想起我舅舅那个鹅卵石的比喻。

经济不景气,地震预言还不消停。人们犹豫要否回国确合情理,去留都是个人选择并无对错。每人都找到自己最舒心的日子便是最好。从我个人来说,基本是不会移动了。

多么险恶的自然环境,都有人生存。何况日本山清水秀,四季明媚,还有冲绳供我作老后悠闲的遐想。而我所恋恋的油条豆腐脑麻辣烫诸如此类,如今也很方便都能吃到。今天在有乐町吃了一碗味道好极了的羊肉泡馍,拿回女友烤的点心。我擦了擦嘴,写完这几个字。最后,去年因地震中断了电话的读者,如果看到文章,也祝福你,你看,比起那场地震海啸,小孩有一阵子不好好上学,就不算什么大事了吧。我们活着,我们幸福每一刻。



候子诗词

宋代女诗人朱淑贞有《咏箸》诗:“两个娘子小身材,捏着腰儿脚便开,若要尝中滋味好,除非伸出舌头来。”

著名诗人、谜家王礼贤先生吟诵的一首咏物诗《谜语——筷子》:“君子形骸掌上轻,眼前馐饌仗提擎。嗜心汉鼎双枪将,染指琼筵众瘦兵。食德无亏忘自给,居家有偶不单行。生平守信真堪范,何事筹谋总讳情。”真的是“诗中有谜,谜中有诗”。



史舍踞终年,出郊旷清曙。杨柳散和风,青山澹吾虑。依丛适自慰,缘涧还复去。微雨霏芳原,春鸟鸣何处。乐幽心屡止,遵事迹犹遽。终罢斯结庐,慕陶直可庶。

画说唐诗

东郊

(唐)韦应物

绘画:韩天衡

小时候流行玩一种游戏叫“好人与坏人”,也有的地方叫“官兵捉强盗”。平时游戏的范围差不多也就一到两个居委的辖区吧。记得是小学一年级开始我们的游戏队伍就不断壮大了,到了三年级时,已经有二十多个人。我这个参谋长长了三个点子,对我双方都管用,一是好人与坏人的人员构成不变换,好人总归是好人,坏人一直是坏人;二是不允许招收女生加入;三是但凡叛徒坚决开除,而且从此不再是玩伴。

我是好人队伍的参谋长。每次游戏一开始,其实也是游戏结束的时候。我预先选好了几处很隐蔽的地方,记得有个藏匿点是在一家袜厂废弃的车间,空间大,又毗邻闹市,便于出门就分散。任凭追坏人到处侦察,动足脑筋,寻不着也不想不到我们这些人躲避的好地方。我们

见;“碰哭精”还补了一句:“就是方老师说说了也没说错,我从云南来上海,方老师对我就像妈妈一样。”在“学黄帅”、“不做5分加听话的小绵羊”、“反师道尊严”的那个年代,两个孩子的纯真和质朴,显然也是大逆不道。“碰哭精”被记了大过,我

班上有个“碰哭精”

何振华

十日谈

朋友还是老的好,从小到老忘不了。儿时玩伴